

8月3日,“海南画派系列研讨会”展出游桂光近期创作的作品。游桂光借鉴了北方山水画派诸如泼墨等的笔法,且揣摩其宏大的气势,他笔下的“海南山水”苍劲健拔、大气磅礴的突出面貌,颇有包罗万象的气派。

和大部分海南本土画家相同,游桂光执着地描绘家乡山水,而且他几乎只画其家乡——海南西部的山水,但与本土画家普遍较甜美的格调、一派椰风海韵的热带闲适轻松或欢歌笑语的少数民族风情相异,游桂光的画面显得不平静,有苍凉、苦涩、躁动等诸多复杂的况味,似乎这些每每在西方画种中才能找到的元素却如此显豁地出现在他的国画作品中。为什么?

苦涩的童年 艰辛的学画历程

游桂光,1950年出生于海南西部原感恩县(今东方市)属地新街一个贫穷的海边渔村,他的童年是极其不幸的,1岁多时父亲去世,10岁时母亲亡故,他跟着奶奶艰辛度日。

小时候家乡父老常对他提起“你的



《白雲生之三》(国画) 游桂光

父亲是我们这画画最好的,可以说是一个名画家呢!”尽管游桂光后来也知道,父亲顶多是一个有些文化、能在刚解放时画画毛主席像的乡间画师而已,但那句话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一颗种子,他发誓要像父亲一样,成为画家,甚至能超过父亲,成为一个出色的画家!

在上世纪70年代成为一个小学老师的游桂光,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美术理想。1970年代末、80年代初,省内著名画家曾祥熙、乔德龙来到东方,他才真正得到了名家的指点,了解到中国画究竟是怎么回事,并开始画国画。凭借天赋和自身的努力,游桂光的国画很快在海南岛小有名气,他也调到了当地师范教美术,其间他还两度赴广州美术学院进修,接受了严格的科班训练,熟练地掌握了国画笔墨技巧,丰富了学识,开阔了视野。

“画一定要有真情实感, 要借景生情造境”

游桂光是海南画家中最勤奋者之一。他跑遍了西部山山水水的每个角落,无论渔村、黎寨、城墟、雨林、山野,尽收笔底。一方面,这是基本功的锤炼,把造型功夫练扎实;另一方面,国画家有“师造化”的传统,西方印象派也倡导“走向大自然”,直接面对真山真水,会有一种强烈新鲜的刺激,这是某些国画家的“图式复制”或西画家的“画照片”所无法企及的。



艺术家档案

游桂光,1950年生于海南东方市。曾就读于广州美术学院,擅长写意山水花鸟。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原海南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海南书画院聘任画家。

游桂光的海南西部山水画

文\本刊特约撰稿 马良



《天地灵气寿南山》(国画) 游桂光

随着大量写生的积累,以及不停的反思,游桂光慢慢培养起“悟性”,他发现自己能与眼前自然山水展开对话了,形象思维及创造才能大大提高。直到后来,与画家伙伴一起写生时,伙伴看了他的画,却不知他画的是什么地方,游桂光说就是眼前这道风景呀,伙伴却怎样也不相信。游桂光知道,自己已迈入“造境”这一境界了。

除了鲜明的艺术追求之外,游桂光坎坷的成长经历、海南西部艰辛的生存环境都铸造了他不同凡俗的艺术特质。游桂光反复强调,“一个艺术家必须画真情实感的东西”,而他的真情实感,自然与其成长的心路历程密切相关。所以他宁愿在画中保留着峭拔、纠结乃至阴暗的情绪,也不人云亦云去做一个肤浅的歌颂者或者机械的复制师。他的几乎每一幅画都有一些“耐看”的内涵,都有一些不同于写生对象的“编造”成分。他不愿重复别人,也不愿重复自己。

当然,游桂光个人生长的苦难历程以及西部环境的艰辛险峻,并不意味着游桂光的画就陷入“野、黑、狂、怪”之中难以自拔,其实,正像游桂光有着凤凰浴火的神奇经历一样,挚爱家乡山水与人民的游桂光也看到了家乡山水的雄姿伟力、家乡人民的乐观坚强,在好几幅描绘家乡民间节庆的大幅画作中,木棉树、凤凰树的巨大枝干与火红花海,与民众舞龙、宴饮、锻炼等场景相结合,营造了一种既有海南地域特色、又有强烈中国气派的民间节日的氛围。这是自小渴望亲情的游桂光心目中的理想国,它同样也触到了每个观者心中最柔软之处。

换个角度,游桂光国画中不同一般的力量感还来源于他对“海南山水”乃至“南方山水”的思考。他以为,与南方植物茂盛等特点相适应,南方山水多以繁复构图、细线描绘为主,这样非常具象生动,但有时也会失之

琐碎,所以他也借鉴了北方山水画派诸如泼墨等的笔法,且揣摩其宏大的气势。游桂光笔下的“海南山水”苍劲健拔、大气磅礴的突出面貌,看来也所来有自。

“我就是要在 海南西部挖一口井”

游桂光称自己是一个“以画为生”的人,他最要感谢的是其夫人,因为“我从来不做任何家务,每天不是去写生,就是在画室画画”。

问他为何几乎只画海南西部山水时,游桂光说:“我就是要在西部挖一口井,能不能出水再说。我觉得海南西部有画不完、想不完的东西,我反对‘走马观花,蜻蜓点水’。”

已经有“海南西部山水画代言人”之称的游桂光,除了所挖掘的西部本身就是个富矿外,还因为他不满足于仅仅限于西部地方风情的展示,他早已将自己的身世之感以及对人性的体悟、对理想世界的追求糅合进画作中,因此他的海南西部山水既是个性的、地域性的,同时又是普世性的。

游桂光的近作体现了他近来的一些思考,或许是年过耳顺,获得了内心的宁静,或许是不久前赴美看到梵高等原作后的体悟,画家的心似乎更平静了。满构图虽更趋繁密,却由于没有大块墨色的渲染显得安宁,细线像有节奏的音符一样串联起整部乐章,笔调更轻松自信,画面也更和谐完整,更富有装饰意味了。

游桂光是一个相当丰富的艺术家,他有些作品充满实验与创新精神,极富内涵,却不太给人愉悦的美观。但瑕不掩瑜,就连他这些不够完美之作也有其可贵之处,因为或有郁勃不平之气,或有剑拔弩张之势,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闹热澎湃,有一种野性难驯的生命力!



《雨滋春树碧连天》(国画) 游桂光